

張忠烈公集

冰槎集一目次

張忠烈公集卷一

序

徐允巖詩序

曹雲霖中丞從龍詩序

羅子木繪詩序

陳文生侍御修未焚草序

奇零草自序

僧履端詩序

送馮生歸天台序

引

冰槎集引

梅岑山居詩引

奏疏

上行在陳南北機宜疏

啟

賀延平王啟

上監國魯王啟

又啟

又啟

又啟

冰槎集一目次

皇朝賜諡忠烈明贊理次勦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鄧張煌言撰

序

徐允巖詩序

自戰國四君以盛賓客高名譽相誇尚而縱橫之士莫不奔走侯門以取一時富貴然其間亦有奇策秘計為諸公子排難解紛是足稱矣漢晉以降公卿得辟除僚屬幕府弘開名流之輩飄緜曳組者亦復不乏一代人才往往由之而出迨宋則不復有參軍之制矣而文丞相開府南劍乃廣羅英俊置之幕中及潤江從亡尚有杜架閣周旋患難間至于國亡身殞而王炎午謝臯羽

之徒或操文以祭或登壇而哭斯以知文山之知人能  
得士矣夫士之窮達亦何常之有幸而短缺長裾傲睨  
王侯如侯嬴魯仲連之流是己次之飛書走檄如陳琳  
阮瑤袁宏之流是己不幸而生逢離亂處靡騁因人成  
事而山河破碎蹉跎隨之如杜潁鄒淵其人不可大慨  
也夫我明選舉既行薦辟遂廢一命必由銓衡之事莫  
敢幕置之磊磊落落者不得志而數遊公鄉間僅堪  
纓于西園之賓而不敢躋乎東閣之吏亦公令然也然  
三百年來卒未聞有揖客而能急國仇振物恥者邇者  
蠻夷猾夏六飛越在天末牙門鈴閣始多曳裾彈缺之  
士余謬膺節鉞思士如渴賓從亦不乏人唯徐子允巖

相從最久余高其節猶侯生魯仲連先生不欲煩以吏  
事而徐子故曾請纓挂組居然逋臣也已亥秋從余入  
江余下名城數十徐子多所贊襄迄延平王兵衄于金  
陵城下余提孤軍走英霍山徐子躡蹻擔簦章皇山澤中  
幾欲與余共嘗秦軍格鬪以死回視杜架閣輩古今若  
出一轍而重趼不前余遂勸祝髮伏匿山中土人疑為  
亡將多金榜掠備至較架閣之實盲白刃其相去幾何既  
而我師竟潰余以間道還海上徐子復間關來歸出其  
新製皆酸楚不可讀是為幸乎夫幸乎夫以徐子之才  
豈不能草露布如袁宏作燕歌如琳瑯輩而孤吟以當  
慟哭且將與田橫賓客為伍彼所謂奇謀秘策足以排

難解紛者安在豈所從非其人耶抑時為之耶余自愧  
文山遠甚倘河清難俟則徐子雖不得為鄒杜諸人吾  
知其必為王謝兩賢矣因書而授之以冠其詩

曹雲霖中丞從龍詩序

甚矣哉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蓋詩言志  
懽愉則其情散越散越則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則其情  
沈著沈著則舒籟發聲動與天會故曰詩以窮而益工  
夫亦其境遇然也余自丙戌夏浮海抵昌國即舟山未幾  
曹子雲霖從雲間來葛衣芒屨不問而知其為晉處士  
宋逋臣矣蓋雲霖先從大徹荆先生倡義來澣上荆先  
生死于兵雲霖遂還吳復入越黃虎癡名斌卿以國士

遇之遂盡護諸軍爾時張侯侯服

定名西伯

與黃侯同據

守昌國余亦奉命持節護張侯軍時與雲霖旌麾相項

背然未深知雲霖也余性處鈍于軍中一切不問而雲

霖籌兵策餉無甯畧間嘗進三泖號召事蹟始還坐是

竟未暇索雲霖所為詩歌而讀之計雲霖軍書旁午當

未暇製作即有所作不過如建安從軍諸什辭雖權愉

未必工也戊子之秋余入山寨蹤跡與雲霖稍踰年

黃侯以部曲生亂竇志僵死余在山中聞之驚悅累月

雲霖此時將為臧洪乎抑為豫讓乎潛鱗戢羽幸舟逢

鄂君而實車同廣柳遵海而南偶陷虜穴至幽囚憂思

萬死而得一生其愁苦可知矣歲在壬辰余避地鷺左



雲霖儼然在焉歡然道故余時樂樂棘入耳不敢輕有  
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悲逝亦不肯輕以示人工  
不工余何由知之迄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雲霖留閩  
蹤跡又稍遠既而聞其自閩次楚園入覲行在道梗不  
得前復自吳至閩風塵蕭瑟孤臣愁苦雲霖固備嘗之  
矣適昌國再陷余舟過三山復與雲霖相勞苦而張侯  
墓草已宿矣雲霖與余論國事之廢興悲滄桑之變易  
感動心脾稍稍出舊什新篇相示余既歎其工而未始  
不哀其節苦而神悲也年來雲霖膺帝眷秩中丞或佐  
雄師入江或從名藩泛海山河之感切中湖海之勝娛  
外累牘連篇無非騷雅余方聚旅北道與雲霖蹤跡離

合恆相半雲霖每以新製見寄輒作十日喜復作十日  
愁是何其思深入其情沈著也工固至此哉觀止矣然  
後知愁苦之音果勝于歡愉之詞也茲雲霖將削稿以  
付剞劂氏貽書問序于余余謂余非知詩者即雲霖亦  
甯待以詩傳惟是雲霖之境過余與雲霖之交遊不可  
不借詩以敘次其大概耳若夫太白之詩而仙少陵之  
詩而聖以及沈宋沈鬱王孟悲涼擬之雲霖或同或異  
則余同年徐闇公必有定論矣

羅子木論詩序

曩歲義師北指瀨水羅生謁余于江上年雖少指陳山  
川形勢甚悉余業以清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

未敢許人也。余遂揚鈴西上，收復姑熟。宛陵聞羅生已  
膺延平王招，從其族父將軍往，徇吳會而延平師潰。踉  
蹌挂帆，又聞羅生涕泣遮說，不克留。于是奉其父隨大  
軍道江浮於海。夫海固今日忠義淵藪也，中多古嶠道  
臣處士，率抗節其間而越嶠與閩嶠，蜿蜒錯落相距數  
千里，雲岫微茫，風潮噴薄，鼉柱之離奇，蜃樓之變幻，真  
足洞心駭目。羅將縱覽焉，因奉其父而南。未幾羅生悄  
然有所思，恍若有所失，則又奉其父以北。舟次閩之三  
山，猝與虜遇。羅生促其舟人鏖戰，思以死衛父。格鬪踰  
時，矢集鎧如蝟墜，水得生而乃父竟就縛。以去。羅生流  
離滄溟，宛轉島嶼，間欲出奇計以救父，卒不得。乃父生

死音耗然後稅駕於余行營焉悲涼酸楚至于嘔血故其所為詩篇清峭蒼寒一如夜猿秋鶴可聞而不可聽斯足悲矣余聞之潁水實伍子胥投金之所也方子胥躬丁家禍違命而奔髮髯為白彼非不知父死之當殉也而大懼夫父仇之不復潁死者屢矣賴蘆中丈人潁上女子危其身以相援僅僅得達吳市然終不免吹箎乞食而後乃稍稍見用也訖能入郢以報家仇乃攜李之役師敗君亡又能相其嗣君入越以報國仇此其人為何如者哉今羅生所遭國難家難兼之矣是誠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困頓顛躓亦無以異乎蘆中人豈天將老其材以報復君父之深仇耶抑生不逢辰坎壞終身

移其孝以成忠耶固不可與清河客同年而語矣然則羅生始以親在未敢以身許人而終不免以身許者許國也以身許國而因不能全其親究之身不獲全而身將焉許是誠古今之所深悲也欲知羅生盍讀羅生之詩

陳文生侍御修未焚草序

祖龍一炬六籍烟飛然博士掌故猶未焚也迨咸陽三月火而經史無餘燼矣乃後世不罪羽而罪政何哉殊不知樞不蠹流不腐文章一道獨陳陳相因毋甯付之祝融之為快也究之秦皇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亡嗚呼是豈焚之罪也哉况乎風雅之林日趨于新而

動輒刻劃開寶步趨慶厯譬之寒灰其能復然乎夫焦  
尾之桐出爨而宮徵始發火浣之布經焰而色澤彌新  
物固有待焚而成其貴者矣胡陳子文生則又以未焚  
草名篇吾知之矣年來烽舉燭燧奚啻秦楚之際幾疑  
此日乾坤劫火洞燒而文生夷猶其間每遇名勝輒欲  
焚魚凡經傳偈加都令焚硯一吟一咏簇簇能新若鑽燧  
槐榆遞相代換非未焚也蓋有不可焚在焉余因為文  
生法言有之火滅修容戒之哉火攻固出下策矣

奇零草序

余自舞象輒好為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屢以為戒遂  
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為之及登第後與四方賢豪交

益廣往來贈答歲久盈篋會國難頻仍余倡大義於江東數甲敵干凡從前雕蟲之技散亡幾盡矣於是出籌軍旅入典制詰尚得以餘閒吟詠性情及胡馬渡江而長篇短什與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是誠筆墨之不幸也余於丙戌始浮海經今十有七年矣其間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以動心脾或提師北伐慷慨長歌或避虜南征寂寥低唱即當風雨飄搖波濤震蕩愈能令孤臣戀主遊子懷親豈曰亡國之音庶幾衰世之意乃丁亥春舟覆於江而丙戌所作亡矣戊子秋節移於山而丁亥所作亡矣庚寅夏率旅復入於海而戊子已丑所作又亡矣然殘編斷簡什存三四造

辛卯昌國陷而箇中草竟靡有孑遺何筆墨之不幸一  
至於此哉嗣是鞞輯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國再  
陷而亡什之三戊戌覆舟于羊山而亡什之七己亥長  
江之役同仇兵燹予以閒行得歸凡留供覆瓿者盡同  
石頭書郵始知文字亦有陽九之厄也年來數天步之  
未夷慮河清之難俟思借聲詩以代年譜遂索朋友所  
錄楮端共得若干首不過如全鼎一罨耳獨從前樂府  
歌行不可復攷故所訂幾若廣陵散嗟乎國破家亡余  
謬膺節鉞既不能討賊復仇豈欲以有韻之詞求知於  
後世哉但少陵當天寶之亂流離蜀道不廢風騷後世



至今名為詩史陶靖節躬丁晉亂解組歸來著書必題  
義熙宋室既亡鄭所南尚以鐵匣投史督井至三百年  
而後出夫亦其志可哀精誠可念也已然則何以名奇  
零草是帙零落凋亡已非全豹譬猶兵家握奇之餘亦  
云余行間之作也時在永祿十六年歲在壬寅端陽後  
五日張煌言自識

僧履端詩序

世之闡佛者率以浮屠氏為外教而瞿曇氏亦往往逃  
於枯空謂不如是則非禪也然東林思遠白社風高未  
嘗不陶情吟嘯則詭於禪之外非禪而拘於禪之中者  
亦非禪也夫善易者不言易今使進禪而賦詩而字摹

貝葉句勒曇花則亦偈而已何名為詩夫詩本性靈而  
禪亦性靈要自有活潑潑地者此卽禪機也普陀端公  
者吾未知其禪理何如而微吟高咏絕非枯空者可比  
彼豈欲以詩名鳴哉母亦禪機所觸不禁其洒洒洋洋  
矣余偶得其數什而諷之固無貝葉曇花風味以是知  
端公純超於禪而不拘於禪者也端公之師朗公有秋  
興數十首清微婉淡業剏傳世端公復能繼其宗風  
真不愧傳衣鉢矣是為序

送馮生歸天台序

夫髮者血氣之餘也於人身疑若駢指贅疣然然而無  
髮吾未見其為全人也所以羽化鱗介總成異類而戴

髮含齒則獨種其裸靈譬如百辰麗天萬卉附地蒼蒼  
茫茫振古如茲已然則髮者亦人身之百辰萬卉也是  
故古今來元公以握髮稱名卿以濡髮著高士以散髮  
為曠達逋臣以晞髮為艱貞即使箕子佯在滿頭霜雪  
左徒憔悴雙鬢風塵未始不以髮短心長睥睨千載將  
人以髮重乎髮以人重乎以是知凡有血氣者有髮則  
形骸非幻無髮則鬚眉不揚蓋有老而禿者矣未聞童  
而禿者也惟魑魅之鄉龍蛇之俗始號窮髮之地斷髮  
者蠻俗也祝髮者胡教也辮髮者夷風也華戎所分莫  
不於髮取焉今則數天魑結率土鬘鉗獨山溼海濱猶  
然櫛風沐雨與鱗介爭此冠裳乃赤城馮生則謂與其

被髮祭野毋甯披髮入山含華隱曜殆將十九年一日  
渡海來謁余衣冠甚偉鬢毛如漆儼然桃源中人也且  
出舊製數篇相示其采芝之曲與抑采薇之歌與蓋不  
可卒讀而髮已上指矣余因以馮生之髮較蘇卿之節  
則十九年劃粥斷芥固無愧於吞氈啣雪也異日明天  
子出而詢黃髮馮生雖顛毛種種乎對鏡彈冠卽一髮  
千鈞矣

引

冰槎集引

嗚呼此余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為客星而犯斗牛  
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羨為勝事余獨不然浮蹤

浪跡當淒霰嚴霜不得已而棲託靈槎筆墨所及率成  
冰聲則是槎非貫月亦非挂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余  
晚節所作于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根盡見矣  
乃從凌陰千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  
父子朋友之義不其難矣哉異日若東風解凍尚有想  
見枯槎中人而興嗟者否歲在壬寅菊月朔自記

梅岑山居詩引

從來儒墨分席然詩律可通於禪禪鋒每寄於詩是何  
以故蓋詩家格律甚精不避空虛三昧而禪家機鋒相  
觸原具風雅三摩故禪有魔而詩亦有魔而詩稱聖禪  
亦稱為聖超悟者本無殊趨也芥舟上人以遠公宿根

得生公妙解振錫名山，風掩霞暎，禪悅之餘，遂成梅岑新咏。騷耶偈耶讀之如坐光明藏矣。是使騷人雕風鏤月，總是拈花釋子說乘參宗，無非夢艸提起法幢。高翻騷覺直疑大士現身，豈僅老僧饒舌。則滿恆河皆詩也。滿恆河皆禪也。有聲聞者當作如是觀，卽無色相者亦當作如是觀。

奏疏

上行在陳南北機宜疏

奏為胡運已終，王師宜奮，謹陳南北機宜，伏望刻期親征，以申國威，以鼓士氣。事竊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復未奏，但

覺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皇上踰綽頻頒節鉞  
謬寄臣威極生漸憤極思奮故五月追隨延平王臣成  
功直搏長江仰仗威靈瓜鎮克捷臣分道疾趨孤軍深  
入半月之間遂薄定徽甯池太四郡兼下和陽漸收廬  
鳳屬邑竊謂迎鑿有期奠鼎非遠不意延平王金陵挫  
血倉猝班師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臣念上游父老夾道  
遮留奮不顧身沈舟破釜與虜轉戰兩旬終援絕勢孤  
遂至潰敗臣突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皇上遣監  
臣劉之明賚到恩勅一道時臣方收燼於制而使臣又  
停棹於閩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嗣聞胡氣流突行  
京不審六飛所駐何地但禱之天意參以人心漢瓦當

興勢通時可虜首天折孤雛蒙位足知中興有象臣日  
夕圖維自恨力綿不能長驅迅掃幸而舊兵盡歸新軍  
漸集山東河南以及兩淮三吳義勇無不遠通約期摩  
厲以需在延平王亦更加選練謀定而戰則桑榆之收  
當亦未晚第兵有犄角則敵勢始分使敵若潰癰則兵  
威始振况數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南確信恐報  
韓之念倏衰思漢之情轉冷則事機得失關係非輕伏  
乞皇上親統六師出臨滇蜀仍勅諸王公分道大舉先  
遣信使星馳宣諭直省俾天下曉然知報仇雪恥之義  
將見忠臣義士必且雲合景從矣臣雖駑鈍亦當枕戈  
以待卷甲而趨斷不敢違迨却顧以負國恩茲以職方



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願得陛下法一陳恢復大計  
特具疏附奏可勝翹首感戴

啓

賀延平王啟

伏以秉鉞仗旄蒼姬崇呂周之典分茅錫土尊唐重郭  
李之勲况績茂中興則禮優同姓當茲王封之肇啟允  
為仕籍之咸歡恭維殿下三台捧日一柱擎天運掌上  
之奇謀星飛電繞倡寰中之大義海沸山奔系屬籍而  
衍天潢不數徐勣之在唐婁敬之在漢收版圖以還帝  
室何殊岐陽之征北點甯之征南比者北極遠念奇庸  
東朝新膺殊禮金符銀冊等邁公侯旅矢彤弓寄專征

伐在耿弇畧定北道不過典界屏藩即竇融保據西川  
未聞禁超蒲穀是惟樹不世之勲猷所以受非常之名  
位際斯盛事洵足誇揚某一介書生十年義旅會稽甲  
盾已愧種蠡之徒棲江左衣冠每託桓文之後乘敢言  
助籌帷幄實望受蔭悝悝伏願威揚四裔烈炳千秋賜  
履增璜遠表東海之碣建邦啟宇先消南國之氛庶幾  
挽日月以重明而某亦得附風雲而益顯矣

上監國魯王啟

竊臣萬里孤蹤一軍特立違越潯邲屢易星霜雖傾日  
有心而瞻雲無路又懼旁疑他妬未敢輕達封章已亥  
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陳貴隨

艘北上後因南師挫衄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矣若  
臣自入長江先驅直奪鎮江磯口即復孤提本轄船兵  
深入上游傳檄而下徽甯池太四郡和州無為州及招  
降溧水溧陽高淳建平廬江巢縣舒城含山諸邑通計  
得江南北府州縣三十餘城遂駐紮蕪湖且撫且懷水  
陸兵至萬餘豈意延平藩師潰于金陵倉卒南旋臣之  
孤軍竟陷重地虜酋百計阻截歸路貽書招誘臣達焚  
舟登陸思入英霍山寨以圖震動中原提三千餘衆與  
虜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屢有斬獲楚豫之間蠢蠢  
欲應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倦而敗臣單騎突陣竄伏  
山谷中繇間道徒步二十餘里賴義士扶衛始得生還

海上皆賴主上之福蔭也然志猶未已力圖收燼以冀  
桑榆之效幸而散亡漸集正在整禦俟時而動奈囊空  
釜罄力不如心茲仗延平王同仇誼篤分地給兵或可  
望後效于將來耳其如虜警頻仍窺伺日迫僅浙解決  
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觀睿顏也昨差官自思明州回知  
主上移蹕金門之信當此漢沓未回卽遵時養晦尚無  
其地是臣所為日夕傍徨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  
芹曝之獻容俟後期竊有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  
俱得生還現在臣營合并具報茲固便帆具啟上候睿  
安臣不勝惶悚瞻依之至

又啟

為國難已極天命宜還伏乞早定大計以存正統以圖  
中興事春末聞虜抄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導虜入  
緬致我永祿皇帝蒙塵一時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  
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藩李定國入澗鞏昌王白文選  
亦遁入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猶謂狡虜詐傳疑  
信相參及四月中旬聞宮眷竟從鎮江北轅矣思維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嶽欽辱同懷慙  
或者剝極而復天意有歸故虜亦厚其毒而速之亡也  
但中華正統豈可久虛只今胡亦以諸夏無君徧張偽  
檄焚惑觀聽四顧歎天止澗上尚留在袒臣以為延平  
藩必當速定大計以申大義亟誓大師以報大讐而至

今寂寂道路謠傳又有子弄父兵難信之事臣中夜傍徨竊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况復加以他故譬疍羸之夫胸胃轉增雜病其能久乎只今胡遣使招撫于瀾閩廣每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獨所悵悵者主上羈旅孤島不但與閩人休戚相關亦且與閩澣存亡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進無可依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者矣既恨臣力太綿不敢輕為迎駕復顧臣心獨苦又不敢執行趨扈計惟在閩諸勲鎮正在危疑之際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為擁衛之資然後速正大號使天下曉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國自有正朔在

也之稱建侯在漢之言享帝正此義也于是傳檄省直  
刻期出師雖強弱懸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  
期倘皇天未忘明德則興滅繼絕端在主上此非欲遂  
福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雪恥也圖存亦宜然臣今擬  
上詔書一道伏祈主上密與甯靖王及諸將紳謀之發  
憤為雄以慰遐邇臣不勝激切翹望之至

又啟

啟八月初八日御史臣陳修捧綸音至臣營臣焚香開  
讀知主上新瞻憂危較昔倍甚臣南望倉皇固知所措  
獨念臣違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磨壯心未已原非  
動念勲名特以越國義旅魯師侍從止臣一人尚在軍

次雖乖哭廷之義尚圖埽境之功苟良會可乘則迎鑿  
豈遠大命克集則奠鼎非難向以皇上當陽故謳歌有  
待且以主上養晦故潛躍宜權臣何敢妄思推戴以啟  
猜疑區區此誠銘之幽腑何期行闕滂染胡氛攀髯莫  
逮而延平王忽捐賓館秉鉞無人論國勢疑興漢益難  
察人心幸尊周轉切近來虜中亦喧傳主上親征北發  
故臣于七月終具有密啟專官馳奏茲奉異命渙頒倍  
增感奮但臣以孤軍孑處荒壤夷艘星列五倍于臣而  
臣又無蟻子之援臣日夜枕戈與死為鄰亦以死自誓  
若輒為移蹕則風鶴頻驚臣罪誰諉倘仍棲浯島竊恐  
號召既遠復與臣呼應不靈伏乞主上與諸搢紳勲鎮



熟籌妙策或揚帆海上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聯合勳  
爵俟羽翼已成然後旌旗四出仍乞欽鈔韜光以絕敵  
人窺伺臣亦得趨觀睿顏稍將芹曝臣猶慮魏絳之策  
得行則華戎錯雜尤宜戒備不虞主上必得動旅數十  
鉅艦近百常相擁衛方為萬全鸞門牙蠹纍纍相望就  
中豈無敢奔其人伏乞主上并覽前疏深思臣言臣愚  
幸甚為此具啟附奏可勝踴躍翹企之至

又啟

啟八月十五日御史臣陳修返命嘗具疏附奏總以去  
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明室矣止海上猶存  
一綫而主上尚在龍潛真乃天留碩果自當誓師討賊

以維繫人心以嗣續正統昔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  
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  
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顧島上勲貴罔識春秋大義而  
臣實兵微將寡餉匱糧窮孤掌難鳴既見宗國之亡而  
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推心淚盡  
而繼之以血也尚望諸搢紳或能旋乾轉坤臣已在厲  
兵秣馬但得南國首為推戴臣敢勿協力扈從伏維主  
上潛算雄圖以凝景命茲恭進膳銀少抒葵藿特具本  
差官賫獻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冰槎集一

冰槎集二目次

張忠烈公集卷二

書

復浙江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道王爾祿書

答江南總督卽廷佐書

附原書

與台州鎮張承恩書

答枚臣唐書

復曹雲霖監軍書

答毛參軍書

上延平王書

答延平王長子經書

復盧牧舟大司馬若騰書

答閩南搢紳公書

答招撫王光裕書

復浙江總督趙廷臣書 附原書

貽趙總督書

冰槎集二目次

冰槎集二

張忠烈公集卷二

皇朝賜諡忠烈明贊理恢勦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鄧張煌言撰

書

復浙江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道王爾祿書

竊聞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行  
其是而已不孝一介書生遭逢國難初學士雅匡世久  
同去病忘家忠孝已難兩全華夷豈堪雜處區區此志  
百折彌堅不過以恪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緬維足下  
或為本朝專閫或為昭代巍科今雖逢場作戲而河山  
之感諒彼此同之近窺象緯胡運業窮于九必有起而  
驅除者為足下計拔趙幟立漢幟蔡人卽我人微但大

樹勲名不得專美于前而梁公夾日行當再見尚有何  
嫌何疑而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告也新莽僭號河北羣  
盜皆以興復漢室為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  
下得以折簡招之不孝本來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  
籠絡誤矣昔王景略告苻堅曰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  
為意是真識時之語淝水之投堅不能聽而果敗秦亦  
隨之以亡是可為明鑒今日之域中存亡正未可必押  
未聞秦未始亡楚未始存之說乎矧水陸自有長技戰  
守早有定謀縱足下輩以全力來勝敗亦未可知也總  
之大明無不中興之理非晉元宋高可比我輩相晤正  
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自况足下正不必以夢炎輩

自居耳

答江南總督卽廷佐書附原書

欽命贊理恢勦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復書於皇明遼陽世冑卽使君執事前夫揣摹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為變色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望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以故每龜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如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忿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以濟則賴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是以不惜憑陵風濤之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



同仇益廣晚節愈堅練兵解宇正為乘時今何時乎兩  
粵天聲三楚露布以至八閩軍書何啻雷霆飛翰况島  
夷外訌西戎內侵清人左支右吾其消滅可計日而待  
矣僕方當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正忠臣義士得  
志之秋也即或不然謝良平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  
靡佗豈復煩詞曲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儼然以書  
通是以僕為庸庸者流可以利鈍興衰動者譬之虎狼  
戒途雁奴視夜既受其役竟忘其衰在執事固無足怪  
而僕聞之髮且衝冠矣雖然執事固我朝勳舊之裔而  
遼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厚澤宜何如悲傷痛父母  
之深仇宜何如報雪稍轉一關不失為中興人物願以

陵律自居華夷莫辨甚為執事不取也姑以執事恩仇之說言之自遼事起而征調始繁催科益急潰卒散而為盜賊窮民聚而弄干戈是釀成寇禍者清人也乃乘京華失守屬國興師誠能挈故物而還之天朝將吐蕃回紇不足稱美于前乃拒虎進狼既收漁人之利於河北而長蛇封豕復肆蠱蝥之毒于江南則清人果恩乎仇乎執事亦可憬然自悟矣以來函溫潤諒執事非憤憤者聊附數行以復若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為也此復

附郎總督廷佐原書

欽命江南總督部院郎致書於平老大君子閣下僕素

性愚魯謬膺特簡自蒞任以來事無巨細惟在安民  
上天好生惡殺則人何敢不畏鬼神而妄自縱橫攪  
亂百姓也嘗有海上諸公歸來如顧鎮忠王鎮有才  
者日久抵掌因備悉大君子忠孝至性出自天成本  
標總兵黃鼎亦津津道之不置方知至人舉動別有  
苦心與尋常山海輩借口起義者如較天壤語難同  
日景仰之私非今伊始目今新奉 恩詔為山海諸  
君子大開宏造凡投誠文武官員照原官題職地方  
官即為起文赴部推補實缺 天語煌煌遐邇昭布  
非敢謬言僥邀天幸大君子幡然改悟不終有莘自  
膺 聖天子特達之知轟轟烈烈際會非常開國奇

勲共襄大業此其上也如曰志癖孤忠願甘恬退優  
然山中宰相祖塋墳墓朝夕相依骨肉至親歡然團  
聚出處既成忠孝兩全此其次也其或不然即於歸  
來之日祝髮陳詞僕代請作盛世散人一瓢一笠道  
遙物外徧選名勝以娛天年又其次也亦強於日坐危  
舟魂驚惡浪處不成處出不成出既已非孝亦難名  
忠况且震聽海岸未免驚擾百姓竊為大君子難聞  
者僕率愚直之性行簡淡之詞屏去一切繁文套語  
如逆闖之害何以當仇本朝之恩何以當報當譬  
者不審天時自甘撲滅當報者妄行恃險自取淪亡  
邪正之至理興衰之大數有識者燎若觀火又何必

張忠烈公集卷二  
二  
煩詞取厭大君子之清聽哉昔人有言局內人明者  
自暗局外人暗者自明某以局外之觀略陳鄙意不  
避嫌疑傾心萬里終不敢效輕薄者以筆舌爭長不  
敢蹈驕矜者以高抗取罪至誠之心望祈同樂其珠  
聽與否惟大君子裁酌已耳臨楮神越

與台州鎮張承恩書

竊慕英名久矣南北相隔未遑識荆使人夙夜依依昔  
年使者至舟山備道足下忠義即欲奉迎復以喬遷致  
失良會至今悵快不佞聞之智者識興亡於未形仁者  
懷君親於既往勇者決去就於先機若世俗之常見以  
偽朝今有全盛之勢必能圖磐石於永久然不知內實

虛弱發號施令全無開國規模貴滿賤漢吏雜官貪兵  
疲糧乏民困財盡人心莫不思亂豈久安長治之徵哉  
英雄之士明華夷之辨莫不以被髮為辱雪恥為懷所  
恨力不從心是以待時而動唯海上羣雄聲大義于天  
下十有七載矣去歲長江之役幾得復失皆因人事不  
齊豈曰天意有待如今者胡阿達里從浙而出不知費  
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兵未一舉而名酋番部病沒過  
半遂不及接戰而遁此足見天意之亡胡矣達素自閩  
而出亦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許民命矢纔發而水陸  
三路同時覆沒胡甲滿酋所恃為衝鋒陷陣者為我殲  
誠殆盡此又足見人事之亡胡矣况欲舍鞍馬而仗舟

揖與我爭勝負於風濤間何不量之甚也知足下忠義  
義槩誠識時俊傑不於此時改圖更何所持乎且胡貪  
暴異常有賄者超遷有功者罷黜近復重文輕武掣肘  
倍常足下當世賢豪豈能悅首聽命受文墨吏之侮弄  
哉若馬李高三公舍逆取順聲名赫赫膾炙人口但高  
李二公直至兵臨城下然後來歸方之馬公以無事之  
秋奮然反正不無軒輊故物望因之亦有輕重若足下  
原國朝之宿將更當先著祖鞭且明春大軍必至鐵騎  
金戈如雲而下黃龍青雀蓋地而來以此攻摧何所不  
克正可共建奇勳首膺茅土此足下之素志亦不佞所  
企望也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殃今足下反正之

形未著謠傳已喧於遠近而嵩門失事鎮防甯能免咎第恐虜中疑忌橫生典守見責寸符片檄便足以解兵柄而從吏議雖欲飛騰不可復得矣如吳淞馬惟善前鑒不遠不佞竊為足下惜之亦為足下危之大丈夫見機貴於明決既有良謀義無反顧倘不以鄙言為棄幸密遣信使確定師期如欲據台以取甯則不佞當統水師入定關相應如欲據台以取溫則不佞當檄陳阮二鎮進黃岩相應倘以浙東四戰之地易取而難守不若會師解道共圖金陵亦祈明示或從陸地而發則拱迎於桃渚或從水道而行即遣舟解門以候嚴布腹心惟祈台炤不宣



答故臣唐書

某生也晚不及見盛明之典型始策名而輒遭國難故  
署名削牘之儀益為闕焉然自垂髫遙企岱斗久矣倡  
義以來南北各天遂勿獲親奉光塵茲捧雲翰驚與愧  
俱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耶獨計某一書生耳朽戈  
鈍甲與胡人相持者十有七年濫膺節鉞之寄尺土未  
恢徒然傾家湛族為天地罪人而老先生顧以孤忠見  
許得毋愛癭嗜痂之癖乎所幸無翅之餘舊部復集兼  
偽廷奪魄胡雛蒙襲正可乘時奮袂奈兵單援寡惟有  
枕戈泣血而已大刻諸體並臻鍾呂而樂府直追漢魏  
而上奉教之下真足移情佩服溯洄杖履展謁難期專

員肅候愧乏情緘不備不莊統希鑒正

復曹雲霖監軍書

徐兄來接有手教想徐兄掛帆時做差官尚未到台城故社翁不審北方消息耳然做差官去後潮事又一變及徐兄至弟已移師寄寓沙關矣種種虜情已具在前日報文內亦必更贅獨是偽令遷徙沿海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中洵欲動惜無一勁旅為之號召以致顛連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真媿殺也弟栖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為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為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潮亦旦晚間事弟非不知兵力單極况二阮一陳俱

徘徊閩境則弟聲援甚微然弟之區區以為甯進寸母  
退尺甯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  
近有小詠云虬髯定擬浮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又云  
平原一旅真孤掌可有天戈靈武間感慨傑之矣弟中  
夜自念一片孤忠或是天地間一男子而時勢交迫終  
不克一昂首伸眉夫亦命也已竊意延平藩為千古第  
一流人欲為千古第一等事又何忍使同仇沾危而不  
策應耶閩海遷徙十已八九將來南北魚雁必愈濶疎  
握手之期杳未可料幸社翁努力幸勿張生竟以戰死或  
以飢死社翁能不一為表揚否耶徐兄適會弟子阮途  
勿克稍為分潤何梁伯鸞偏遇范萊蕪乎一笑

答毛參軍書

蓋聞赤驥騁衢跡弛固難御青蠅玷璧磨濯則重晶日  
者貴督主樓船襄義知兩謀雲不佞縞紵交權昆金友  
玉豈惟左提右挈方將北伐南征倦此先鞭洵愧同舟  
碌碌瞻彼後來每懷記室翩翩爰聞留後之司遂違師  
中之吉老謀壯事詎意星殞前營重地孤軍亦幾珠混  
滄海迨蘇武生還之日正鄒陽見收之期禍及魚池知  
欲甘心於往事疑成市虎恨莫緩頰於當塗幸而照起  
覆盆愈覺悲深挂劍乃琅玕遠賁綺敷遙抒吟華屋之  
篇益信羊曇於今日拜景升之墓難忘伊籍於當年但  
叢薄菲蕪豈托搏風之翼而行潦涓滴何煩興雨之鱗

若僅油幕從容仍恐鹽車困既伏希台照曷勝神馳

上延平王書

竊聞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然苻堅又以獨斷而敗于晉尉佗以僻處而據粵然劉禪又以僻處而亡于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即如殿下東都之役豈誠謂外島足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使無內顧之憂庶得專意恢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復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女真亦起于沙漠我何不可起于島嶼不知虜原生長窮荒入我中土如適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

溥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狂榛之地真乃入于幽谷其間  
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損軍  
威况欲其用命于天石改業于耨鋤何可得也故當與  
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畏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城攻  
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語云與眾同欲  
者固不興與眾異欲者固不敗誠哉是言也今虜首短  
折孤雛新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堂分權離  
畔疊告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  
緊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  
之末畏解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為堅壁清野之計  
致萬姓棄田園焚廬舍宵啼露處蠢蠢思動望王師何

異飢渴我若稍為激發此竝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征各況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偽令則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之憂亂迴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預于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碎肢體于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矧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瀛所屬望萬代所瞻仰者何啻桐紅一絲繫漢九鼎故虜之虎視非朝伊夕而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構虜乞師萬一乘虛窺伺勝敗未可知也夫

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甯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執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者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汾陽臨淮不足專美即錢鏐竇融亦不足竝駕矣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迹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即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為明鑑九仞一簣殿下甯不自愛乎夫虬髯一劇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鮮又非可以語于今日也某倡義破家以來恨才力謏薄不能滅胡恢明所仗殿下發憤為雄俾



張忠公集卷之二  
十一  
日月幽而復明山河毀而復完某得全髮歸故里于願  
足矣乃殿下挾有為之資值可為之勢而所為若是則  
某將何所依賴故不敢緘口結舌坐觀勝敗然詞多激  
切觸冒威嚴固知忌諱罪實難逭矣惟願殿下俯垂鑒  
納有利於國某雖死亦無所恨謹啟

答延平王長子經書

不肖以王人之微重荷先王殿下客卿之禮圖報未遑  
昨知肇基東土正擬躬執鞭弭稍効馳驅差員南返捧  
接訃音震動魂魄毋論國恥家仇尚稽報雪而五侯九  
伯誰為指麾在不肖空瞻帷幄似失恫瘝更不禁淚之  
淫淫下也幸而老世臺丕承前業壁壘增新昔禽父在

喪專征誓衆伯符英銳遂霸江東以視今日豈異人任  
不肖託在同仇待罪軍旅夙仰仲謀之器今聞亞子之  
風自當竭此孤忠報茲舊誼但荒汎孤軍當上游動敵  
伏望提攜庶聯聲援倘虜謀叵測尚圖湖沔南下求一  
枝于萬厦安插兵衆則奉令承教諒亦匪遙恭聞續緒  
撫軍不勝雀躍緣在大喪未敢稱賀統祈崇照可任瞻  
依

復盧牧舟大司馬若騰書

十餘年來南羽鱗羽往來如織每于老祖臺曠焉聞問  
豈其疎節知老祖臺方在却掃尋常寒暄不足以塵典  
籤也近聞蒼梧不返炎鼎幾燼而飛熊星隕適與輻湊

國瘁人亡何能無淚今虜實徧布楚歌焚惑觀聽正恐  
成紀茂陵今亦不可復得自非乃心王室以伸大義即  
號召必且不靈未審尚有竇周公在否弟才非鎖鑰勢  
單援絕孤危特甚儻老祖臺肯執耳齊盟則元老臨戎  
軍聲克振况并州士女誰不感激暮切棠陰若糾一旅  
溯流而北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天下事尚可為也祈早  
商同志勿使祖鞭先著幸甚

答答南播紳公書

候積久虛疎節殊甚不肖以孤軍扼上游日望天南好  
音以為擘援昨差官至自思明驚悼延平殿下遽捐賓  
客私衷切怛幸聞伯符英銳已出臨戎元勳舊德同心

夾輔不佞鷺門有磐石之固而長驅迅掃直旦暮間事  
又不覺悲喜交集日來浙直老穉喧傳鷺左勲鎮紳衿  
復奉魯王監國正在疑信間及接老先生公函諄諄以  
魯國主玉食為商猶憶壬辰之春不肖同定西侯張公  
扈從南下蒙延平殿下誼篤瓜瓞慨然安置則不肖輩  
之擔已卸矣今不幸延平殿下薨逝大喪未畢繁費難  
支即軍儲尚恐不給何暇言及宗祿旁觀者豈不諒當  
事苦心若不肖梁園舊從敢愛方物之獻但南北相距  
動輒數千里近來賊哨出沒孤艇難行安得時時供億  
再四躊躇倘國主能韜光晦迹移寓澗上或沙關之間  
則不肖尚可稍將芹曝而浯島亦免窺伺之虞否則鞭

長莫及雖智者亦難為計矣然我輩所為何事而致親藩流離瑣尾飢餓於我土地非特諸勤貴之責亦諸老先生之羞也若新府肯敬承先志敦厚天潢哀王孫而進食又何煩不肖之片芹寸曝哉惟老先生裁察之

答招撫王光裕書

不佞明室孤臣也有死無貳與執事非有同朝之雅義無外交何必復通竿牘但天理民彝及不佞生平不可不正告天下故勒書附使者以報竊觀古今來何代無廢興其興也天啟其機其廢也人基之謀或興而復廢或廢而不復興然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彼漢既十八年而光武重昌夏亡四十載而少康復祀蓋不

特覆楚復楚事在俄頃間也即使歷運推移朝市遷變  
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不但開基忠  
厚卽為享祚長久之符亦將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  
德慰故國之悲思且其當鼎革之際軫念瘡痍莫不省  
刑薄斂偃武脩文與天下更始所以四解謳歌羣雄歸  
命其間雖有疾風勁草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成敗易心  
者無非欲為萬古留綱常為兩間存正氣英君察相尚  
能略其迹而原其心感其誠而哀其遇故漢高以之封  
雍齒蜀主以之禮劉巴唐太宗有堯君素之旌而我太  
祖有余闕福壽之詞祭其或不忠所事縱歸附獨先必  
擯斥恐後如丁公可誅危素可謫前軌昭然豈好為顛

倒哉帝王大度原欲扶名義以培風教故也今則不然夫昔日之北庭非本朝之屬國乎建州之甲巳忘休屠之恩矣遼左之烽胡為乎北平之旗似同回紇之義矣南牧之馬又胡為乎舊都嗣服正朔相承冠蓋方達于薊門鼓鞞已震于吳會自是而蠶食東南剪滅之不遺餘力凡屬我天潢雖在遐荒靡弗芟蕪夫以高皇帝駿德鴻功而使其子孫禍酷徽欽祀荒祀宋宜人心之不服者一也從來更姓改物皆因處置得宜然後人情豫附今不過宋室之遺臣而稱為偽命無非晉國之遺老而被以惡名甚至一人抗節而逮及一家一姓守義而株連他姓遂使抱慙懷忠不忍逃雨即欲埋名變姓亦

恥趨風而喪師辱國者率秩以三公鬻主求榮者反爵以五等是以不忠不義令也開國規模固如是乎宜人之心之不服者二也邇來清人初無招攜懷遠之誠止有納叛招亡之術或使同輩操戈或令下人棄甲此豈足以訓型天下而奸詐之徒以為仕宦捷徑往往私鑄印符偽刊牌劄以覲壘斷之功名當事明知其然亦陽為網羅陰行羈縻以冒招來之功績殊不知黃綺衣冠必不輕出商山夷齊薇蕨豈肯頓易周粟宜人心之不服者三也若以近事而論濱海遺民既苦朝秦而暮楚乃安邊勝策惟聞竭澤而焚林俾百萬生靈棄田園毀廬舍捐墳墓而又不加所以安插之輩鴻溝道碩鼠興嗟



將以為清野耶而野未必清將以為堅壁耶而壁未必  
堅豈我旌麾甲冑必繇蜀道遷人抑彼網罟牢盆亦是  
新豐鉅族乎名為息黥補劓實則救燎助薪宜人心之  
不服者四也他若征求無藝殺戮非辜選將遷官先論  
賄賂登賢顯俊亦藉芑苴債師掩敗以飾功驕兵宣淫  
而肆掠兼之毀裂冠裳崩壞禮樂蓋不待智者而知胡  
運之不長矣如謂今日域中幅幘盡入版圖華夷庶幾  
一統獨不見強秦方啟霸圖何竟亡於二世暴隋既成  
王業亦遂失於再傳况賴宗廟社稷之靈吾國已自有  
君行當迎楚昭于雲夢奉齊襄于莒城又何煩執事之  
恫疑虛喝哉至于不佞本末固可得而言矣不佞夙承

先學謬獵時名自遭國難輒棄家園始則聲大義于江  
東既而抱孤忠于海曲自分戴髮含齒之倫幸南國尚  
同左袒倘論踐土食毛之誼于北朝原等風牛矧豫讓  
漆身其妻不識張良破產惟敵是求而有司不容籍我  
田宅矣未幾囚我妻孥矣用是依墻乞援淚盡申胥啓  
冶鑄兵誓深祖逖然志匡王室豈恃兵威念切神州尤  
憐民瘼如長江之役樵蘇不驚市肆靡易凡縉紳之家  
韜鈴之族効力清人者槩無誅求以示寬厚諒執事之  
所知也及同仇控劔不佞遂問道言旋彼時豈不能提  
數千勦卒以震盪中原據數十名城以號召天下正慮  
鋒鏑橫及無辜是以旌旗不妨左次何意奉運將開屯

期尚篤枕戈待旦又歷歲時但三戶亡秦讖緯已兆一  
成祀夏曆數有徵不佞方以孤臣良悃待真主黃衣安  
所事解甲投戈俛首屈膝者哉即或赤符未歸暫作隆  
中之臥黃石已遇猶從北上之游則為龍為蛇不佞進  
退固有餘裕矣雖然不佞之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  
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因國事之靡甯致民生之  
愈蹙十餘年間浙閩郡邑芻蕘糗糧之供樓櫓舟航之  
費可謂百孔千瘡敲骨吸髓而曾不得鋒銷燧息波靜  
潮平執事亦可惕然矣尚復重之遷徙貽以流離哀我  
人斯沅可勞止今執事既銜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為意  
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海上之師

在清人既能開誠布公捐棄地以收人心在海上海上亦何  
惜講信修睦且休兵以待天命不佞與執事輩從容羊  
陸之交往來僑胥之好既省塾堡守望之戍并免舟楫  
營繕之需藉我外兵以備他盜因而煎熬則國鹽可行  
矣因而採捕則魚鮮可給矣因而貿遷則商賈可通矣  
匪直暫解兵爭亦以稍延民困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  
朝鮮自存艱貞斯在特恐執事畏耳畏則無成也又恐  
執事疑耳疑則又無成也不佞何心必欲因此一方民  
哉則請與執事約但使殘黎朝還故里則不佞即當夕  
挂高帆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訓之區嘗膽以薪別有  
扶危定傾之計則臣靡尚在天意未忘禹功諸葛猶存

張忠烈公集卷二  
正統還歸漢胄惟執事圖之

復浙江總督趙廷臣書附原書

台翰儼頌殊深內訟豈僕一片愚忠尚未足取信于天下耶台下清朝佐命僕則明室孤臣時地不同志趣亦異功名富貴早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且聽之天命甯為文文山不為許平仲若為劉處士何不為陸丞相乎倘云桑梓塗炭實為僕未解兵僕亦何難斂師而去但未知台下終能保障否乎區區之誠言盡于此間使說詞請從此絕冒復不莊

附趙總督廷臣原書

僕聞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足下淪溺海濱業已多年

何不作回頭是岍之想或顯而仕可以霖雨蒼生卽  
不仕而隱家居教授明道立言何不可為奈何棄祖  
宗荒廬墓泛泛東西豈俊傑之所宜哉况鄭成功久  
服天誅此天之所以報惡人也足下高出成功之外  
固不屑與倫理敗壞之徒比擬今不必遠譬卽如陳  
公文達解甲效順朝廷優寵過厚足下處此可以  
廢然返矣我大清朝定鼎來薄海內外皆奏永清  
足下當自知之無俟僕為覩縷但四海盡已朝宗足  
下獨阻聲教譬猶以勺水與滄海較多寡也豈為智  
者不為雖至愚者亦翻然悔矣請試觀興朝之碩  
輔多屬山海之遺才一時攀龍附鳳之輩杖策從之

恐後足下尚友古人許平仲非道學之宗與後仕集  
賢大學士足下獨不可則而傲之且 本朝招搖懷  
遠之禮遠迹前古諸如歸誠者錫爵至公侯伯有差  
僕招示載之頗詳足下苟有志於事功僕會同將軍  
撫院提督特疏題請如許平仲故事或亦無須瞻顧  
耳即無志於事功則為盛世之逸民縱步於肆設青  
野之鄉故意收身遊湖看花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  
果爾即一面先將足下眷屬題請回浙加意安插不  
日骨肉便可團聚今遠員勸駕僅能諒僕非鴛人叔  
子則歷數心腹腎腸不過志在安全如示冊所云者  
非故以利害禍福之相懾也僕向任滇黔多方招撫

改舊染而沐 新恩者莫不接踵而至釋疑而歸此  
皆 皇仁遐暨而僕以至誠宣布之故無不感而信  
也今雖初蒞浙省嘉興維新之心孜孜不倦幸早自  
決凡諸同事不及另致仍冀轉為勸諭一面薙髮一  
面將船隻官兵家眷人等或向台州入關或向甯波  
入關仍即先為移知以便開關接引飛章題報 溫  
旨一下願功名者就功名願富貴者就富貴願隱逸  
者就隱逸百求百遂共膺 殊寵可耳若執迷固亂  
何如挺身一戰毋出沒無常徒苦桑梓父老為遲則  
有以足下為奇貨雖悔前此之失計則亦晚不及追  
矣



貽趙總督書

大明遺臣某謹拜書於清朝開府趙老先生臺前昔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民物雖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經市隱賣卜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隕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卻聘書尚在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之北去疊山遂不食而死蓋未嘗不數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况某今日南冠而繫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臺下尚欲貸其餘生屢遣責屬存注有加勸之加譽嗟乎此固臺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真不啻霄壤顧某自律斷不可因此而苟延旦夕也所以每思慷慨

慨引決而為館伴者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餐三日迫於貴屬勸勉稍稍復食他人聞之甯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唾哉揣臺下之意不過欲生膏斧鎖始足為忠義者戒然大丈夫冰視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故鬱鬱居此耳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甯為文山之語非但前識蓋齋心居念時已早辦此至今日敢有食言夫自古廢興亦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士何代無逋臣處士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已過乎文山隱遯殆幾于疊山矣而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異代

同遊于事畢矣獨惜臺下之經綸仁厚可稱一代名賢  
後世不察猥云與張弘範魏天祐比倫不重可歎息乎  
哉謂某散兵在先歸隱恐後可以覲覲賒死殊不知散  
兵者憫斯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暴荒諤思黃冠  
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原非隱忍偷生自  
留賒死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旦夕莫保箕山  
不有安瓢而潁水弗能高枕身為累因貽笑天下是某  
之忠孝兩虧死難塞責者矣臨難苟免非我本懷偷存  
視息更何所持今羈留旅邸被累賓從並膺鏢鍊以日  
為年生不如死伏冀臺下立賜處決俾某乘風馭氣翔  
翔碧落或為明神或為厲鬼是誠臺下大有造于某也

不則其當追隨首陽之復塵必不俟炎午之生祭母以  
館伴者不善調劑而謹及之幸甚

冰槎集二